

目 录

3 — 4	卷首语
	关于“语言生活”的研究 / 李宇明 / 3
5 — 40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发布座谈会专家发言稿 / 5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多重视角 / 王 敏 / 19
	审慎对待两岸语音标准的差异
	——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修订说起 / 陈 茜 / 24
	《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研制报告 / 钟经华 / 31
41 — 62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试论国家语言规划的政治属性 / 周殿生 仇晓钰 / 41
	法国的法语地位规划探究 / 马小彦 / 47
	马格里布阿马齐格语规范化探析
	——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为例 / 佳 荷 / 54
63 — 87	少数民族语文应用研究
	载瓦文创制成功是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一大创举 / 戴庆厦 徐悉艰 / 63
	中缅跨境景颇族双语体制的共性与差异 / 满 欣 / 67
	基于领域知识图谱的少数民族双语研究热点问题及其演变 / 杨媛媛 / 72
	火茸藏族母语使用的代际衰退及启示 / 次林央珍 / 78
	母语保存与民族发展
	——曼山下寨布朗族语言生活个案调查 / 陈 娥 石丽菊 / 83

Journal of Language Planning

No. 2 2017

Main Articles

A Study of “Language Life” / LI Yuming / 3

Speeches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English in Public Service Areas* / 5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 WANG Min / 19

Adopting a Prudent Attitude toward the Differences of Pronunciation Standards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ision of “The Authorized Table of Putonghua Words with Variant Pronunciations” / CHEN Qian / 24

A Report on *Chinese Common Braille Scheme* / ZHONG Jinghua / 31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ttributes of 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 ZHOU Diansheng, QIU Xiaoyu / 41

Language Status Planning: A Study on the Status Planning of French in France / MA Xiaoyan / 47

An Analysis of Maghreb Amazigh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A Case Study of Morocco, Algeria and Tunisia / KHALKI Hend / 54

The Successful Creation of Zaiwa Characters Is a Major Move in the Work on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 DAI Qingsha, XU Xijian / 63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Bilingual Systems of Cross-border Jingpo Nationality in China and Myanmar / MAN Xin / 67

Chinese Minority Bilingu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omain Knowledge Map: Hot Issues and Their Evolution / YANG Yuanyuan / 72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cession in Huorong Tibetans’ Native Language Use and Views on This Phenomenon / Tshering Gyangsgron / 78

The Preservation of Mother Tongu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Bulang Language Life in Manshan Village / CHEN E, SHI Liju / 83

卷首语

关于“语言生活”的研究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有着难以想象、常人无缘欣赏的精美结构。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子系统构成。语音系统井然有序，就像事先设计好的一般。比如汉语不送气音和送气音的成对出现，双唇音有 **b** 和 **p**，舌尖音有 **d** 和 **t**，舌尖前音有 **z** 和 **c**，舌尖后音有 **zh** 和 **ch**，舌面音有 **j** 和 **q**，舌根音有 **g** 和 **k**。汉语的不同方言读音差别有小有大，有些大到相互之间听不懂，但是方言语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就是这种对应关系的存在，使得方言区的人可以较快地掌握普通话。词汇犹如星空，看起来漫天闪烁，似乎杂乱无章，但若以星座去划分，却充满奇趣：西方的星座与人的生日结合，据说可能关乎性格甚至关乎命运；而东方的星座据说也能天人感应，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同义词、反义词、同族词等词的各种分类便是词汇星空的星座。语法更像是一个威力无比的话语装置，可以因时应景生成各种句子，能够听懂自己从没有听过的句子。

当然，语言也有很多难解之谜，例如“不、怕、辣”三个字，排列成“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三种顺序，会显示出耐辣力的不同；“这场球差点儿输了”“这场球差点儿没输”，有无否定词“没”为什么意思一样——结果都是这场球“没有输”？语言之美令人赞叹，语言之谜令人痴迷，故而语言结构的研究历经数千年而不衰。

语言之存在有赖于应用，语言之价值亦在于应用。只有应用中的语言才能发挥语言的社会功能，才能充满活力。语言一旦付诸应用，便由静态变为动态，可供人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以有限之音、之词生成无限的句子与篇章。历史上不少人都梦想做出“永动机”，但只有语言装置可以“用有限表达无限”。应用语言不仅需要语言知识，还需要大量的超语言因素介入，比如智慧的运转、知识的参与等，其中也包括各种常识。计算机对语言的理解不仅难在语言上，而且也难在语言交际的“常识背景”上。

语言结构复杂，语言应用更复杂，但是只要没有严重的语言疾病、没有脱离人类社会的儿童，都可以在玩耍中掌握母语口语。而成年人有学会一种语言的经验，有良好的语言学习条件，但学习第二语言的成效远不如儿童，至今无人能满意回答这一问题。机器“学习”语言比成人的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困难。六十多年前，人类开始让计算机理解语言，之后试图让计算机拥有语言智能。但是由于弄不清语言的运作机理，不能做仿生学上的处理，只能用语言学、语料库统计学、深度学习等方法来“盲人摸象”般行进，机器人也只能“东施效颦”般说话。要正面探究语言的运作机理并不容易，但我们也许可以从语言疾病中窥知些底细。当然语言病理学的作用更在于对聋哑、语言发展迟缓、智障、自闭症、脑部语言中枢病伤、喉部疾病等患者进行语言诊断和语言康复，这里包含着语言学、病理学等的学术伦理。

对语言交际、语言学习、计算机语言处理、语言病理等进行的研究统归为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的实际运用,也研究语言知识的获取与应用、语言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涉及诸多社会领域,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科及工科,研究难度倍增但魅力无穷。应用语言学虽然至今还不能整合在一个学科体系中,也称不上显学,但其学术价值及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无可限量。

个人和社会各领域的语言应用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获取及其应用,构成了与语言相关的各种社会生活,这些与语言相关的各种社会生活称为“语言生活”。随着社会由农牧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发展到信息化社会,劳动力由以体力为主发展到以智力和语言为主。随着文字的产生和电子语言技术的发展,语言的载体由单一的声波发展到声波、光波、电波的多媒体,互联网促成了“人机互动”的现代语言生活。时代的发展和语言技术的进步已经使语言生活成为当今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语言生活研究是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对各种语言行为进行评价,通过语言政策及相关的语言举措调节社会 and 个人的语言行为,保证语言功能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中国语言生活的专门研究是从语言文字工作、社会语言学等领域发展起来的,前后约有二十来年的历史,但已表现出极大的社会能量和学术能量,为 21 世纪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完善,为国家语言关系的处理,为国家信息化的发展,为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为世界华人的语言认同,为“一带一路”的语言互通等,都做出了应有的学术贡献;特别是提出了“提升国家和个人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语言规划目标,持续十余年编写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并有了英文版和韩文版,此外还相继编纂出版了语言生活的白皮书(反映政府工作)、蓝皮书(反映学术研究)和黄皮书(反映国际语言生活状况)。绿白蓝黄这“四书方阵”已经成为人才集聚、成果容聚、思想变聚的大平台。国外同行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语言生活派”,并给予了较高的学术评价。

用学术史的眼光看,语言结构研究、语言应用研究和语言生活研究构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三部曲。三者协调发展,才能带来语言学的繁荣昌盛,才能取得语言学的国际话语权,才能承担起中国语言学应当担当的社会使命。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本,有 56 个民族百余种语言。汉语是海内外华人共同使用的语言,有着非常复杂的方言。汉语普通话是中国 56 个民族的通用语言,也拥有大量的国际学习者。这些情况表明,中国语言资源丰富,语言需求多样,语言问题叠加,语言矛盾复杂,这种语言国情也决定了中国语言学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研究和解决的语言生活中的“真问题”也异常复杂和迫切。

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来看,中国的语言学还“碎片般”分布在汉语言文学、民族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不同学科中,本有学科门类的体量与作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从业者超过 20 万的语言学,竟然还不是“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布局羁绊的不仅是语言学的学术发展,而且是语言智能时代国家的语言能力和社会的进步,亟须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发布座谈会专家发言稿

2017年9月15日，在教育部语信司指导下，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中心、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研制工作秘书处联合举办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发布座谈会。《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是关于公共服务领域英文翻译和书写质量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交通、旅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卫生、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商业、金融共13个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原则、方法和要求。该规范于2017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

座谈会邀请了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参会，现将参与《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制定工作的九位专家的发言稿整理出来，以期学界更深入地了解这一规范。

中国语境下的外文使用

柴明颀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国家语委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关研制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的专业研讨会。与会专家主要来自语言学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集中探讨了我国公共领域外文使用的情况和研制相关国家规范的必要性。会后，经过各方调研，国家语委决定进行《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的研制。2012年，在国家语委的领导和教育部语信司的指挥下，研制工作正式启动。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三十多位专家和专业人员联合组成课题组。专家们在研制过程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同时也在工作中建立起了友谊，为公示语的翻译做出了贡献，成为了很好的学术团体。

在翻译界，不同领域的具体翻译以及翻译对策都不相同，公共领域的翻译也是如此。如若没有长时间地关注和参与这个领域的翻译，没有在审核、研究该领域翻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滚动思考，只是偶尔做做

翻译，其结果就不一定符合要求。在研制的初期，李宇明教授曾说“我们要防止翻烧饼”。但是实际工作中，我们课题组“翻了好多次烧饼”。由于研制和审核的人认识不同，特别是有些审核专家并不完全了解这个领域英文的实际使用状况，从头来的现象出现过好几次。为了提高效率，按时完成计划，课题组专门成立了统稿组。经过多方努力，《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还是按时研制出来了。

课题组在项目启动初期收集的案例总共有两万多条。专家经过不断讨论、筛选、审核后，列出了三千多条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使用示例，最终形成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国家标准，包括一个通则和九个分则，涵盖了十三个服务领域。

中国地域广阔，各个区域具体情况不一，翻译也不尽相同，国家标准中并不包括所有公共领域英文译写的信息。比如餐饮业的菜单，我们没有相应的译写标

准,有些只在地方标准里才有,国家标准里没有。为什么没有?中国各个地方的菜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在筛选示例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整个国家公共服务领域里的英文使用状况,只采纳了有较大共性的标准。

今年6月20日,《规范》作为国家标准由国家语委和国家标准委在北京正式发布。这个标准的发布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即汉语和英语在中国语境中可以并存,显示出我国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有些外媒还调侃道:“中国的国家标准出来了,以后中国公共服务领域再也没有笑话可讲。”虽然以前犯了许多错误,闹了些笑话,但现在中国要做规范,要帮助在中国的外国人更方便地工作和生活,这是件好事。

今年8月,瑞士的苏黎世广播电台找到我,采访关于《规范》研制和发布的一些情况。他们对中国出台全国性英文译写规范的举措肃然起敬,也十分惊讶。在瑞士,人们主要使用法语或德语,很多人还能说英语,同时使用三种语言的地方处处可见。但是记者并不清楚为什么在只使用中文的中国出台使用英文的标准。我解释说,我们中国制定英文译写规范也是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需要外语服务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规范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国家政策,中国的国门是打开的,国家是开放的,我们欢迎各国人民的到来。这也是为什么《规范》能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们规范的不仅仅是“中式英语”,更是“中国英语”。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经常发出声音,这个声音不光用中文表述,也经常转译成英文,有些英文表述是我们中国首先使用的,在英语国家没有的,而且还被联合国采纳为政治术语。目前英语词库里有很多中国首先使用的词,它们既是英文,又是中文,这些就是“中国英语”。从这个意义出发,在规范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就对一些词语做了调整。比如以前在英语里,“道教”叫Taoism,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显示文化自信,同时也考虑到在中国语境下使用英语的情况,《规范》将包括“豆腐”“道教”在内的词语都

改成了用汉语拼音拼写。《规范》发布以后,网上就有人质疑说这些专家从来没有出过国,不知道外国人是怎么讲的。后来报纸采访时,我答复说不是没有出过国,专家们在国外待的时间都很长,而且还有母语为英语的外籍专家,关键是怎样在标准中既能体现英语使用的中文语境,又能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另外像“亭台楼阁”这类典型的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式词语,翻译方法也是几经讨论、反复商榷后才确定的。

《规范》的发布可以为很多领域的翻译提供参照。政府职能部门包括上海市外事办都说这事功德无量。从翻译和外语的角度来说,标准的制定看似简单,但从2010年时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教授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今年,几十个专家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才确定这一套规范。这套规范目前还没正式实施,如果加上宣传推广和落实等工作,大概要几年后才能初见成效。但现在值得欣慰的是,很多单位听到《规范》出台的消息后,纷纷登门请专家判断翻译的正误,至少社会各界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意识。

国家语委发布《规范》这件事已经充分说明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使用规范的重要性。国家语委作为语言文字使用的管理机构不能只重视中文的使用规范,而忽略其他外来语言的使用。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语境之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应该被纳入语言文字管理的范畴。因此,《规范》的发布也表明国家将承担起中国语境下的外文使用管理职能。对于研制规范的课题组专家而言,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一个课题,尽全力提供一个完善、可实施的规范标准,再给出一些便于推广实施的建议,真正落实可能还要依赖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地的语委。假若我们只做一个没有人浏览的网站或者发几个相关文件,而没有机构和单位去推广落实,《规范》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的。因此,如何推广《规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希望国家语委继续组织后续项目,以利《规范》的推广和实施。

作者简介

柴明颀,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翻译教学、口译研究、翻译测试研究。

整合推广《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方略 充实完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成果

蒋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

首先我要用两个词“振奋、感谢”来表达我的心情。《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的确确凝聚了专家们多年的心血。《规范》的颁布使我们国家在已有的一些地方标准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统一的国家标准,这是我们国家在外语生活、外语使用政策上的一件大喜事,同时也使我们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工作更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关于《规范》,我谨说两点。第一,《规范》发布之后,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考虑的是《规范》的落地实施和推广工作的整合方略。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公示语相关方面的成果,包括一些开拓性、示范性的工具书,比如词典、手册,还有论文、论著、教材、语料库和网站等。尤其近年在自媒体发展迅猛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怎样能够协同创新,在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情况下做到优势互补。在这个前提下,怎样使我们的《规范》更深入、在更大范围得到推广,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探究的问题。还有就是像各位学者提到的,政、产、学、研之间要能够形成一种合理的模式。《规范》只是一种推荐性的规范,并不是行政命令,没有强制性,所以要把它真正落实其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在推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种种想到、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尽管无奈,但是还要努力最大限度地推行,因为毕竟大家投入了这么多的心血,我们又非常需要它。

第二,丁言仁教授(发言稿见本刊第10页)也提到我们的《规范》只是阶段性成果,后续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专家组的修订和巡察等。目前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太多事情,在现有基础上,我想

我们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具体实施工作的团队,比如说在一线的翻译从业人员中建立工作协作组,互相交流,共同协作。北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北京市外办、朝阳区外办每年都会选典型性、代表性的公共服务单位、景区景点展开纠错工作,我校戴宗显、吕和发、马登阁教授等长期给予指导,我这几年也都在参与。今年4月初,朝阳区旅游委与区外办联合请我到奥林匹克管委会做了一场培训,题目就是《谈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规范》,中国科技馆、国家体育场、国家会议中心、北辰洲际酒店等十四五家单位负责人或代表参加了培训。9月5号我又受邀做了第二场培训,这次来了二十家A级景区行政管理人员和一线从业人员,像中国紫檀博物馆、北京欢乐谷、蟹岛绿色生态农庄、蓝色港湾国际商区等单位都派人参加了培训。这些纠错、培训工作的开展对于我们整个规范的推进来说非常必要,也很重要。

我们一直说外语翻译策略是拿来主义,是模仿之后再做创新,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研究和实践主要是站在翻译的视角和跨文化的视角。现在,随着社会文明发展和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的翻译关注的视角应该更多地转向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包括符号学和语言景观学等。所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建议研究者能从理论上更有符合国情的创新,翻译人员也能更新文化价值观,展开认知实践,不断充实、完善我们的《规范》成果。

作者简介

蒋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翻译、英美社会与文化。